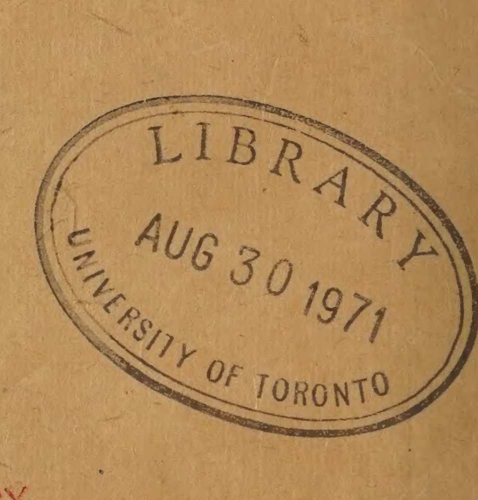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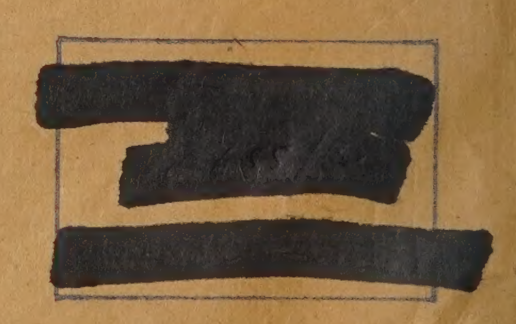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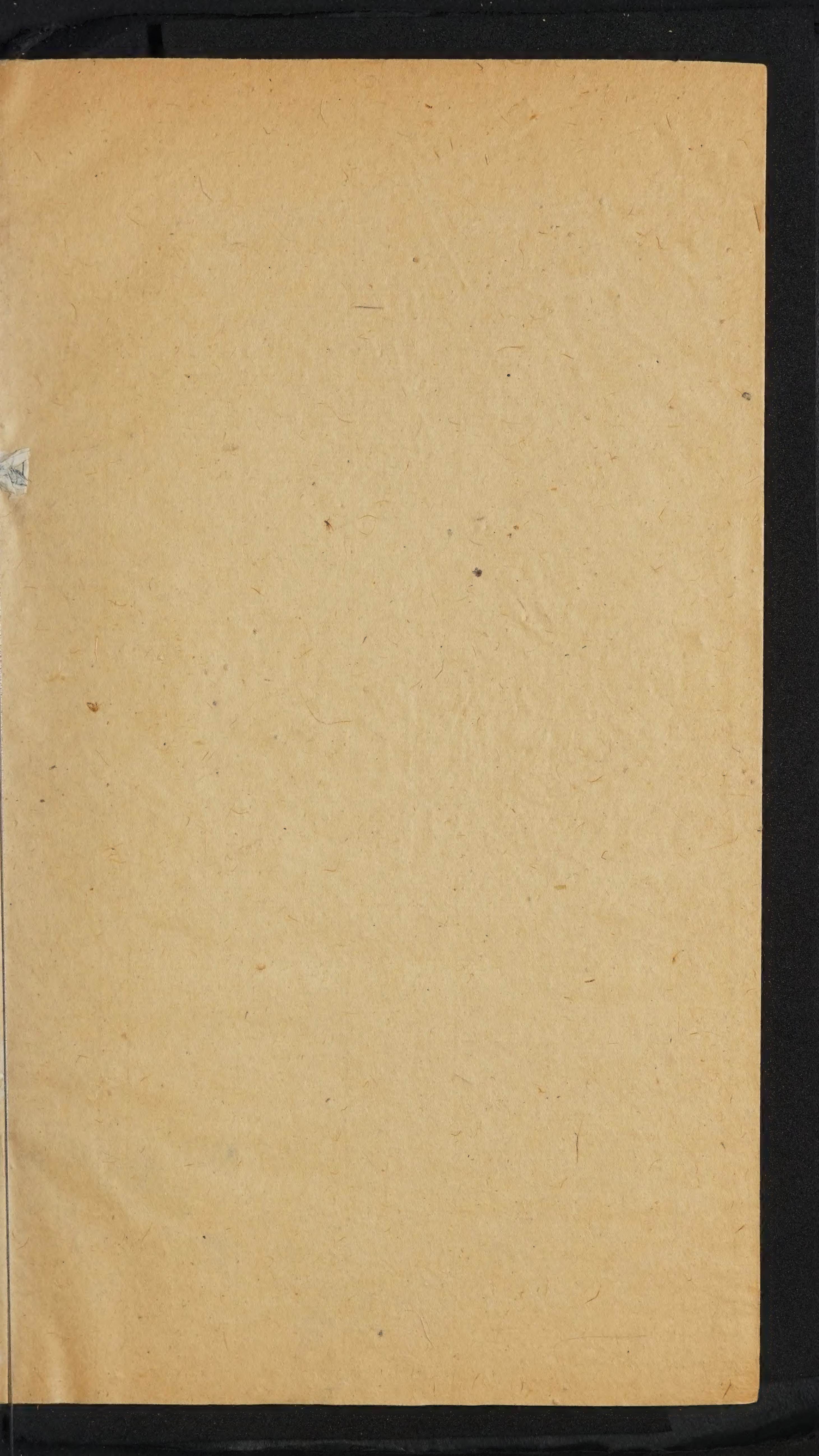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

元 蘇 天 爵 撰

中書耶律文正王

王名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子爲燕京行省員外郎歲乙亥城降遂屬國朝扈從征伐諸國辛卯拜中書令癸卯薨年五十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于太元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

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平章宋公撰神道碑

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奬備至稍長知力學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神道碑

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欲就章宗特敕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神道碑

太祖素有倂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

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上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諮訪神道碑

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神道碑

庚辰上駐蹕于西域塔寶干城時二月五月朔微月皆見于西南公因別造庚午元歷進之其進表云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啻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先後不同

蓋建都立國之各殊或涉歷歲年之漸遠不得不爲差也唐歷八徙宋歷九更良以此夫金曰大明百年纔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以昔程今昔密今踈東徵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時異而時同今以二月五月朔徵月皆見于西南較之于歷悉爲先天誠所未聞而未見也若夫漢唐以來歷算之書備矣俱無此說以法論之月惟至晦則一日不見是二十九日有月也豈聖人建月之意本諸此乎今以星歷考之是年正月四月雖皆爲小盡蓋亦未有朔日見月者也張都燕居叢談

是歲冬大雷上問公公曰蘇勒坦當死中野已而果然蘇勒坦回鶻王稱也神道碑

國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蝕公言不蝕及期果不蝕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蝕回鶻人言不蝕其夜月蝕八分上大異之曰汝于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神道碑又叢談云庚辰歲公在塔實干城當五月望以大明歷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矣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西域之初更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焉知不爲中國之子正乎隔幾萬里之遠僅逾一時復何疑哉此唐一行時有里差之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是也二書所載不同

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于是每將出征必令公豫卜吉凶上亦用羊髀骨以符之神道碑

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汝軍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卽日下詔班師神道碑

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

數部大黃兩駞而已旣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神道碑

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刦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神道碑

己丑太宗卽位公定册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

死公言陛下新卽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神道碑　又李微撰墓誌云巳丑秋公奉遺詔立太宗擇定八月二十二日尚猶豫不決公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大變睿宗曰再擇日如何公曰過此日皆不吉至日公與睿宗翼太宗登寶位

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興兵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絶之神道碑

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伯特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

以爲牧地公卽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敎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强肆爲不

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舒穆嚕咸達布激怒皇族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自我當之上察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達布者上特命公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

于南邦他日治之亦未晚也神道碑
辛卯秋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廪物斛文
簿具陳于前悉符元奏之數上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
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于臣
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于燕邸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
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神道碑
宣德路長官太傅托噶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
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叱出使白中書省
償之仍敕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奏聞神道碑

中貴克斯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爲採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弱貧而不辭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神道碑

壬辰春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所活

不可勝數神道碑

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

蘇布特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

欲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

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未疑而決復奏曰凡弓

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

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顔氏一族外

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戸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

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

漢諸城因爲定例神道碑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涉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神道碑

又按遺山元公上書云夫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不爲不多葢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曰之事也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譬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之材豫爲備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室屋欂櫨椳楔雜出於榆柳柏槐可以朝求而暮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

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
賁臨淄人李浩泰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
安樂虁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
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翊燕人張聖俞太原
張緯李謙翟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
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
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
其弟郁李同平定賈廷揚楊恕濟南杜仁傑路水張仲
經虞鄉麻革東平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
鴻河中張肅河州句龍瀛東勝程思遇及其從弟思忠
凡此諸人雖其學業行詣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
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敎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
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乃幸不死於兵
造物挈而授之維新之朝豈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
脫奔走之役而儲之他日求百執事之人惟左右采而
取之獨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
時河南新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

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擄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神道碑

金國既亡惟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朞月之

閒山外悉平神道碑
甲午詔括戸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戸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戸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戸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戸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戸口皆籍爲編民神道碑

已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神道碑

丙申秋七月呼圖克以戶口來上議割分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公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

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神道碑

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周年則倍之次年則併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終不能償公請于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萬六

千錠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近遠子本相侔更不生息
遂爲定制 神道碑
侍臣托歡奏選室女敕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
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
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
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于漢地拘刷
牝馬公言漢地所有布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
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 神道碑
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

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神道碑

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騷動所至則需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及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神道碑

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公奏並仰中書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趙衍撰行狀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

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五十萬民賴以安神道碑

燕京呼圖克扎木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實埒發鼎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雞劉廷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爲害

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謂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神道碑

公自庚寅年定課税所額每歲銀一萬錠及河南旣下戸口滋息增二萬二千錠而回鶻溫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税增至四萬四千錠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求試行之公反復爭論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旣興必有躡跡而篡

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神道碑

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狥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神道碑

上素嗜酒晚年尤甚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敕左右進酒三鍾而止神道碑

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絶諸藥不能療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時奸臣竊政鬻獄賣官專令回鶻控治諸國公對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寃枉故天變

屢見宜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對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首肯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二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職五日而崩行狀又汲郡王公文集云太宗仁厚有餘言詞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二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歡娛前後十年號稱無事

壬寅春后以儲嗣問公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墓誌

温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惟悍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于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温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温都爾哈瑪爾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公先朝勲舊曲敬憚焉神道碑

公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素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產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篤于好學不舍晝夜嘗誡其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 神道碑

又陵川郝公文集云當太宗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榷商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乃使楚材

憤惋以死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趨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神道碑

中書楊忠肅公

公名惟中字彥誠宏州人國初奉使西域歲乙未用兵淮上領軍前行中書省癸卯拜中書令壬子出爲河南經略使遷陝右四川宣撫使己未王師伐宋拜江淮宣撫使是歲薨年五十五

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畧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皆籍戶屬吏數年而歸帝乃有大用意郝文忠公撰神道碑

庚辰太子伐宋命公于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

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訓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神道碑

又周子祠堂記云天歷初國子祠祀之禮盛于江左而未至于河朔公領中書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于永都立周子祠以二程晁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之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器度者爲學生

耶律楚材罷遂以公爲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公以一相負任天下神道碑

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色辰横恣不法詔公宣慰公

按誅之一府僚屬莫不健其決神道碑
金亡恒山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眞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沒劫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神道碑
憲宗即位上以太弟鎭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爲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于坐復召

之使諭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衞見公公即握大梃擊踣之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神道碑

遷郟右四川宣撫使以諸軍帥横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戢之以徇關中肅然公語人曰某非好殺國家紀綱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為仁乎神道碑

歲巳未上總統東師奏公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帥並聽制節

師還薨于蔡州公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神道碑

皇元誕膺天命奄奠區夏經略海外旣一再傳始究內治用公爲相與天下休息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兇渠愛養黎獻整頓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迸續遺命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平康之治繄公力焉神道碑

臣倪思淳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元　蘇天爵　撰

總帥汪義武王

王名世顯字仲明鞏昌人金季以戰功擢千夫長累遷鞏昌府便宜總帥金亡踰年始屬國朝職仍舊尋賜金符伐蜀有功癸卯歲卒年四十九

公系出翁觀族貞祐二年西北鼿卼階戰功起家為千夫長八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調度窘

迫公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以之不絕六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升鞏昌府改兼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饑疫薦臻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旨大約屬以社稷爲念公感且憤至于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變郡縣風靡公獨爲之堅守越三年猶安堵如故而戰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殉一時之

節執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皇子奎騰駐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焉皇子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爾何也對曰有君在上責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皇子大悅勅其下絲髮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且詔行帳寵之以章服職仍故即日南征鴆士馬截嘉陵蹴大安未幾凱旋叠承奬賚楊文憲公撰神道碑又蜀郡虞公文集云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志士守者或戰死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年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爲金發喪登陴哭王遂因皇子奎騰以自歸太宗察其誠仍

以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世其職餘多大官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理安南田楊諸蠻結陣來拒公麾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藉潰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掎角計公單騎往突之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皇子嘉歎之賜名馬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奧矣神道碑

丁酉春入武信城全獲府庫遂蹂資普神道碑

戊戌軍葭萌之南時宋將依山爲柵公選數百騎奪山而入多所俘殺得其輜重乘勝赴資州壁山間識公旌旗驚怖奔逸鈔嘉定峨嵋以歸神道碑

己亥秋俾隸塔海公節制道險霖雨阻潦攀木緣磴破開州聞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密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躡之幾無噍類拔巫山與援軍遇復勦三千餘級比春分掠江引還及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攻崇慶守者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

公提戈首出入服其膽勇漸力併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體首肯者再四神道碑

辛丑蜀師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索戰十月五日公略地成都傳城而陣彼屢戰屢却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投款覺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鋭五百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陷三日軍薄城又三日克之露布以聞皇子擊節嘆賞仍賜田

顯錢物神道碑

癸卯春公且疾忽被召卽戒首途旣見賜虎符擢便宜總帥手札付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順德鎭戎原階成岷疊西資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惟公決裁以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神道碑

公器局宏遠天資仁孝奉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食劬勞之日必致齋薦祭喜儒術聞介然之善應接無少倦羈人寒士至解衣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

書數千卷而圖畫半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于子弟然臨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所不免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相安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縱寬釋同屬異主者多盡力購聚之每事先立規程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對客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搴旗斬將勇壓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神道碑

萬戶嚴武惠公

公名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金季據東土歲庚辰籍

所部州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行軍萬戶庚子薨年五十九

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不治生產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出死力以故得脫去遺山元公撰神道碑

癸酉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淸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淸尉戊寅六月攝長

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靑巖依益都主將以避之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制矣神道碑

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請于主將主將逗遛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國王于軍門挈所部

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戸三十萬以獻太師承制拜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神道碑

偏將李信留鎭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辛巳公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和立剛棄城走公入居之神道碑

壬午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閒遣人會大將博囉罕軍軍又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兵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博囉罕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之迫卽速趣博囉罕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匝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岱遜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都之冠神道碑

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錫公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

眞福人矣神道碑

甲午朝于和林城授東路行軍萬戸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别爲大名又别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鄆歸于我神道碑

丁酉九月詔命公毋出征伐當其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袵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于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

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顧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爲善俗觀于俗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鞭馬念其功而憫其勞優卹如此 神道碑

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 神道碑

公既握兵柄頗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

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神道碑

初彰德既亡又破永柵郡王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公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不若留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出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諸將毋敢妄殺有

所擄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分人公悉救之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金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降人北渡者多饑死又藏亡法嚴犯者保社皆坐逋亡無所於託僵尸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傍人得恣食之所生者不知幾何人矣神道碑

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

獲義深妻子厚爲賙恤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又如此神道碑

東州旣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蓋有不勝書者故聞公之訃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神道碑

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

就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握勁兵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之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神道碑

萬戶張忠武王

王名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季槩遷中都留守行元帥府事國兵至被執授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金亡入覲乃遷萬戶將兵伐宋中統三年以年老乞致

仕封安肅公至元三年城大都起判行工部事進封
蔡國公五年薨年七十九
公少倜儻不羈讀書畧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
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千家壁西
山東流堝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犯
以功授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中都路經略使苗道
潤表其材加昭勇大將軍遥領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
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定初道潤爲其副賈瑀所害瑀
不自安遣使以好辭告公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

以兵力黨惡人故也公怒叱使者還白瑪曰汝賊吾所事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會易水之軍市川告以復仇之意衆因羅拜推公爲長者事聞遷中京留守兼知大興府事時戊寅夏五月也公年二十九王文忠公撰神道碑又陵川文集云初中都經畧使苗道潤與其副賈瑪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瑪伏甲射之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掖之道潤憊絶不能乘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走間道聞諸朝乃命靖安民代道潤伯祥因事之是歲安定元年也明年靖公卒伯祥以符節歸公方會兵討瑪而國朝大軍出紫荊關遂率所部戰于狠

牙犢馬跌被執見主帥立而不跪左右強之公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公爲變質二親于燕公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委質焉未幾復舊職建旆而南下雄易安保諸州然猶不忘道潤之寃必欲誅瑀而瑀據孔山臺拒命自若遂攻之臺無井泉汲山下公先斷其汲道瑀乃降公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王文康公撰墓誌

戊寅冬徙治滿城城小而鈇眞定帥武仙會鎭定深冀

兵數萬來攻適全軍出帳下纔數百人公以老弱婦女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師老而怠從數騎策馬挾槊大呼入圍敵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遺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下之州牧慷慨就戮公義而釋之陞爲守祁陽曲陽等帥皆來降遂圍中山先遣其將葛鐵槍來救戰于新樂飛矢中公頷落其二齒公拔矢以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仙猶菑憾遣藁城令劉成將兵來侵公戰獲成而復縱之墓誌

己卯秋八月南掠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鼓遂降進攻深澤寧晉諸縣皆下之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莫不聽命緣山反側鹿兒和闞野貍狠山諸砦相繼望風納款公之威名震河朔矣墓誌

初公在鄉里聞賈瑀以軍三千掠其境當饋而起潛入行間伺其行及半奮踊大呼多所殺傷衆疑其有伏委仗而遁信安張甫亦嘗以數千人圍之時全軍悉出所留無幾公三分之更番接戰甫與公相聞而不識也因問張君安在公紿應曰適出且還我曹卒隸耳甫懼乃

退保定王之昌阻水爲固他將莫敢近公冒險徑渡出不意生擒之以歸其勇略類如此（濟南王公撰勳德碑）鄰境帥布薩彰格者素與公不相能既而爲麾下所殺公聞之曰彼雖有過然長上也奈何擅殺之卒窮其主名斬首以徇（神道碑）

丁亥春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鎭于保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公乃剗荆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月官府第舍奐然一新向者井泉鹹鹵不可飲食遂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爲長河以

流積濁樓觀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爲燕南一大都會墓誌

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闉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然坌閧殆非清廟居神之所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以次具舉高廣其制幾于倍蓰又爲奎文樓於南鑿璧水于西歲戊午春告成遷神于廟釋奠以落之陵川文集

壬辰天兵渡河明年汴降諸將爭取金繒公獨入史館收金實錄祕府圖書仍訪求鄉曲耆舊望族十餘家若

高戸部李都運特立趙禮部三子贄克剛克慕楊翰子恕壻賈庭揚護送北歸其薄汴梁蹙歸德陷汝南攻徐邳公莫不身先士卒橫槊轉鬬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衂墓誌　又遺山元公撰勳德第二碑云汴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公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諸帥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汝南之役金兵軍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士卒二十餘涉水入陣莫有當其鋒者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敵退走明日急攻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乃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又犯一軍公復救之又犯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賴之以全

甲午入覲上勞之歷數戰勳曰某軍之勝汝之功也某

州之拔汝之功也如親見之乃論功行賞陞萬戶易金虎符公于江淮遇戰輒穎脫深入斬將刈旗折馘執俘而出墓誌又勳德碑云棗陽之役公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帥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曹武之役公出其不意度九里關宋兵竟出西山翼而下我軍方休爲所乘公率騎突圍而出遂屯曹武之北長封嶺緣山保聚皆攻下之斬宋官兵十三人黃州之役州西有大湖與江通流公攻下之戰艦萬艘順流而下沿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宋水陸並逼我軍公攻之不戰而潰東門禦備甚堅公率死士奮戈而入守者請和乃班師滁州之役公率死士先登城遂拔

已亥詔公以本官節制河南路兵馬初乙未丙申間諸道所統仍金之舊保居燕趙之交分隸無幾辛丑特詔

還之升州爲府錫名順天別作一道賜御衣數襲尚廄馬百所乘大宛名馬二墓誌

大河自汴已失隄障南放分流爲三杞爲中潬南接渦渙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宋人恃地形之利駐亳泗犯汴洛以窺河南大帥察罕以公威名素爲敵人所畏奏公總諸軍鎮杞公乃相地形以殺水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士結浮梁以通往來遠斥堠以防衝突津要旣固奸謀坐折瀕河居民始得安矣久之移鎮亳社亳去杞又五百里四面皆黃流非舟楫莫能至公至之日葺民居建

府第城壁悉毀以甓又爲橋梁以通歸德人民全集南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宋人睨視不敢犯墓誌

已未扈從渡江十一月奉旨總領蒙古漢軍城白鹿磯遣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庚申二月還自江上墓誌

公氣貌雄毅御軍嚴整號令所入將上稟然恩信素厚賞罰分明旌旄所指士爭先死敵莫敢反顧故所向有功神道碑

公將南渡也語于衆曰吾戰爭二十年殺人多矣寧無悔乎自今非對壘不復殺卒如其言遇他將俘囚將被

戮者亦曲爲勸諭而活之降人親屬散落他所則百方購求必得而後已或求於我未嘗不與也神道碑

軍興以來貧人或有所假貸勢家出子錢要利如羊生羔歲輒倍之往往賣田宅鬻妻子不能償公與眞定史侯奏乞民用子錢至倍而止不得展轉滋息朝廷從之神道碑

公性喜賓客每閒暇輒與士大夫談論終日不倦歲時贍給或隨其器能任使之神道碑

公嘗以家人數千口出爲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

雲皆嘗與公爲敵旣歿其妻子流離不能自存公皆厚加存恤其周急濟困之義皆毅然爲之墓誌

元帥張獻武王

王名宏範字仲疇萬戸忠武王第九子初代其兄攝順天府事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征李璮至元改元授順天路總管移守大名六年兵圍襄陽授益都行軍萬戸改亳州萬戸宋亡拜江東道宣慰使請遂益衛兩王遂拜蒙古漢軍都元帥十六年冬嶺海平入覲十七年卒年四十三

王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宏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古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蜀郡虞公撰廟堂碑

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于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

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勿備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瓊讐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于朝曰瓊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廟堂碑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奏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于家歲取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廟堂碑

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瓊所教也號勇

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戸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絶郢漢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于是王言于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二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

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耶敢言退者死即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騎間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廟堂碑

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

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卒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廟堂碑

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天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轉戰而前大兵繼之賈似道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

夕過自遷緩貪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渝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廟堂碑

十三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王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囘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趨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

者同口驩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焉于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卒水軍陣于焦山南北將致死于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于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賜名巴圖云廟堂碑

是年冬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

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在左師及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于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八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責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 廟堂碑

宋亡其主既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 廟堂碑

十四年拜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朞月

境內稱治 廟堂碑

十五年王入覲請于上曰宋主既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于閩而卒又立昺于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邑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死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

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
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諭曰遺孼未息延命海渚
奉詞進征無所事于衣帶也苟以甲劍爲賜則臣也得
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尚
方劍名甲聽其自擇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
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巳貳從之至揚
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
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
私撓公汝愼之宏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

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入持滿以待王下令
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
虞也忽麾軍連抜數寨廻擣三江盡抜之至漳州親攻
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
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宏正圍以
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
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廟堂碑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
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愷乃知廣王所在辛丑至崖山

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故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惡者一人衆皆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地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張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吏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

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小宴且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于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人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幷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

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俱溺死于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　廟堂碑又牧庵撰左丞李恒廟碑云宋幼主出降其將相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廣王昺浮海趣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舉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濙軍復其州而還天祥復陷汀收兵出與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二十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益王殂廟號端宗世傑復立衛王昺改元祥興移栅海中崖山海道去廣治四百里公進復梅循惠潮與廣之諸道走王道夫擊麥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宏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

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萬餘人翟國
秀淩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
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
待其謀畫必盡技速愈之敕衞士坐其門曰九巴圖病
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
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遂入室酌酒作樂與親
戚賓客為別遺言毋厚葬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
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端坐而薨廟堂碑

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持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明初丞相巴延至建康大命諸將出庫金行賞有後至者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命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瓜爾佳之

奇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之奇將就考驗王曰之奇名士行又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丞相文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宏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擣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又玉堂佳話云至元十二年臨安降度宗二庶子爲陳宜中張世傑擁入瀛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號景炎爲帥臣張宏範破滅於崖山執文天祥至大都因之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九日戮燕南城市中在海上得

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于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愼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明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郎須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廟堂碑



臣倪思淳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元　蘇天爵　撰

太保劉文正公

公名秉忠字仲晦順德邢臺人少隱武安山因祝髮從釋氏游後居雲中從海雲師應召北上留侍潛邸凡征伐謀議皆與焉至元初翰林王鶚請公𢟍正衣冠詔從之遂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十一年薨年五十九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爲邢臺節度

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于武安山天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爲僧以公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謁上于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征雲南還公遂見留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服除被召後還和林公獻書

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神道碑

邢州古民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戸兵興以來不滿五七百公言于上曰今邢州破壞如此當得良二千石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如故上從之請于憲宗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兩人皆儒者廉平方正既至穮枯弱強爬蠹剔荒由是流民四集宅爾宅田爾田未幾陞邢州爲順德府韋軒李公撰文集序

癸丑從征大理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公

之謀居多甲寅從征雲南己未從伐宋由陽邏渡濟漢江公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于外久所至必捷而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卽命呼嚕蘓以諭其志故人人踴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 文集序

丙辰上始建城市而修宮室乃命公相宅公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卜云其吉厥既得卜則經營不三年而畢務命曰開平尋升爲上都 文集序

上神武善斷每臨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

以天地以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神道碑

庚申上正位宸極命公曰凡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卽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張忠宣公撰行狀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効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

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上覽奏即曰
會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賜第于奉光坊給少府宮籍監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
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神道碑又圖克坦公履撰墓誌銘云公既大拜以天下
之重爲已在以身狥國知無不爲建國號定都邑頒章
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大體者條舉而縷陳
之無有遺者　又魯齋文集云初太保之奏朝儀也因
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上曰漢高眼孔小
朕豈
如是

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
薨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

心慎密不避險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能得與聞也神道碑

公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無少異也神道碑

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豐功偉績之臣不

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公爲稱首上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惟公獨無所求燕閒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招蒲輪所逮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敭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神道碑

丞相史忠武王

王名天澤大都永清人歳乙酉嗣其兄職爲都元帥
巳丑授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戸王子授
河南經畧使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盡兼江淮軍
馬經畧使二年入拜中書右丞相至元三年皇子燕
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遂拜中書左丞相兼樞密副
使八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
丞相巴延總兵伐宋至郢以疾還十二年薨年七十
四
歳庚辰金將武仙以真定降太師國王命公兄天倪充

河比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公時年二十餘身長八尺騎射拳勇絕人屬櫜鞬署帳前總領汲郡王公撰家傳

乙酉春公護母北歸仙遽叛都帥遇害府僚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即迴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共國之仇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而南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佑言狀于王就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實訥岱統精甲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

萬衆來援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動地
無不一當千蕩氣褫會日暮退依沽水爲阻公料其退
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軍威大振遂
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
砦其年夏六月復眞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
圖竊取公同國將孛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蹙
燎山自固公令監軍孫某提鋭卒五千略其後公以鐵
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義勇之名䡥䆁燕趙間後數
月仙潛納反者匿大歷寺後斬關爲內應公跳走藁守

帥董俊以全軍授公復與實誚岱破走仙主帥忿其反覆驅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公乃繕城壁儲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嘗甘茹苦與衆共之于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荊榛掇瓦礫數年間官府民家以次完治然商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即剪覆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蟻尖蒼峪馬武京等砦家傳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元帥分統漢地兵

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哈瑪爾蕭某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千夫長遂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諸侯兵隸焉家傳

庚寅冬圍仙于汲金將完顏哈達以衆十萬來援兵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旣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遁去復取衞州家傳

壬辰太宗由白溝渡河詔公以兵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哈達軍于三峰山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懷縣

兀岡睢州追殺帥臣完顏慶善努于陽邑家傳
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
比至已合圍奮戈突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繼
來復躍出敵愕眎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
尾其後金將完顏布呼將兵尚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
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薩奇蘇欲薄城
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
公以事赴汴比還薩奇蘇全軍皆沒家傳
金主入蔡諸道兵圍之公當其北面汝水阻其前乃結

筏潛渡血戰連日金遂亡西溪王公撰行狀

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于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賈豎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積操籍來徵民至賣田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詣闕奏其事言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戸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詔皆從之諸路永爲定制家傳

戊戌巳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賦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傾其家資次及族屬官

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家傳

監郡孟克薩勒以國兵數萬散處州郡間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奏太后悉徙居嶺北于是田里有遂生之樂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于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家傳

國朝自金亡歲有事于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服命徑乘其城公先登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以綴我師公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槊盪

決覆溺者萬計及取光化復引絙首上立陷其城復州
之役敵以鬬艦三千艘鎖湖面爲柵破則復自續遂募
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敵懼而降其攻壽
春也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敵乘夜果來
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盡驅敵人入
淮水至若掀滁州蹂盱眙掇寶應瀕江瀦湖且破且降
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敵愾樹功
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間寸長不掩
故諸將曲盡其智能士卒樂出其死力論者謂公智信

仁勇有古良將風上在潛邸壬子春行幕駐嶺上極知漢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憲宗方倚任於伊囉斡齊乃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乞不令伊囉斡齊有所鈐制詔許之是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流離者多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邊無備禦宋人跳頤內地之民多被殺擄上舉公與趙公璧立經略司於汴而代治焉公於是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邊城以遏寇衝民皆

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於野民安其樂郊出於途商免其露處觀民俗則旣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鬭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爲墟其北門矣行狀

癸丑夏上在六盤召公議經略司事公因奏曰始臣攝先兄軍民之職先兄有二子民權巳歸其長楫兵柄又歸其次權臣可退休矣上曰無夫之婦無父之子誰當

顧恤此卿之良德也問以退休之由公對曰臣一門三要職分所當辭上曰昔靑吉斯皇帝封有功者十八爲千夫長因諭衆曰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賞而死豈得不報又一家三子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不以旣官一人而不用也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豈無一門三要職者竟不許辭行狀

丁巳春詔左丞相阿勒達爾勾較諸路財賦阿勒達爾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爲罪例遭凌辱公以勳舊獨容

假之公曰經略事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捨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用是得釋者甚衆家傳

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艨艟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獲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卒全師而還家傳

中統元年上卽位首詔公問以治國安民之術公具疏以聞大略以爲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

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班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應能上下丞應內外休息上嘉納之命公之鄂渚江上軍旣還詔授公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行狀

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公旣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必慮其所終事必稽其所蔽不强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于是立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

絶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家傳

憲宗初年括戸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强半悉奏罷之賦稅繭絲法盡均一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于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帝載熙績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之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俱多家傳

秋九月扈從北征次錫默圖與額埒布格遇上命錫津將右軍公將左軍合大勢蹴之北兵潰遁家傳

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親

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之璮兒勢甚張繼命公往公受
命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遶其侵
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
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吏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
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
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
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王文忠公撰神道碑
三齊平公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

家始史氏子弟卽日皆解紱而退家傳

至元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以公爲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家傳

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絶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明年以疾還家傳

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圖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

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神道碑

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春詔公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者多矣又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為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又牧庵文集云公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江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晝剪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可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罰雖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公還眞定上又遣其子杜與尚醫馳視因附

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爲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家傳

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循然若無所爲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斂然畏避若將有浼于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于天性然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寛而肅言約而理到氣

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行狀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眞積力久義精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至于矢論廟堂運籌帷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于古人家傳

初武仙旣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卽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少卿此舉殊可

嘉尚朕自有官界之郎詔稱爲眞定路兵馬都總管又
奏次姪權充唐鄧軍百戶憲宗駐六盤也詔發民爲兵
敕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
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嗟嘆以仲子樞充新軍百戶

行狀

公嘗戒其子姪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凉德薄效其將
幾何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荅乾坤大造罔
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身邊野裹馬革歸葬吾素願
也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邱墓等耳 家傳

初公之取衛也獲衛士富察輔之公問金朝才幹之人汝識者誰輔之以近侍局副使李正臣對及破歸德縛數人將殺之公問一縛者爲誰曰我李正臣也公救免遣人護送至眞定後任爲參謀一路事悉聽其施爲措注焉每南征北覲公必署空名委劄數十通有可用者即書畀之或讒間之公一不聽衛既爲公食邑郎命軍前參議王昌齡治之衛前爲蕭帥所節制凡蕭氏所署矯虔之吏所行蠹政一切罷之失職者造爲誣毀公用之愈篤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類如此行狀

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密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圖克坦侍講公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孫議事張條山擢用薦達至通顯云家傳

憲宗駐合州也一夕詔犂昌汪帥及東諸侯軍各摘銳士若干以備宿衞命公總之有邊將富察琚者偃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琿塔噶平行臺上其功獨琚名聞公問之或以前事對公曰吉戰功最多其可沒哉遂均

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家傳

公初大拜朝野交慶公門閣蕭然有面說公不以威權自長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于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言者慷服而退家傳

自中統建元以來中書省官少則五十員多至七十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待其國相可否之然後爲定公于其間審其無害則行之不疑若有失當心平氣和委曲論列期合于理而已不以

詭隨爲得計不以循默爲知體故在中書十餘年或奉
行上意或更張事宜彌縫扶持天下陰受其賜者不可
勝計（行狀）
嘗有上書奏先朝太宰請以汾陽王郭子儀濟陽王曹
彬封謚之者上曰朕想郭子儀曹彬皆有顯功終身無
大過以致如此今所奏豈其然哉朕所知者史天澤其
人也（行狀）

平章廉文正王

王名希憲字善甫輝和爾氏由父官廉訪使氏焉初

事濟邸歲癸丑授京兆宣撫使丁巳宣撫司罷中統元年復爲京兆宣撫使未幾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就拜平章政事四年召入朝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二年分省山東踰月召還七年罷行十一年行省事北京明年行省江陵十四年以疾召還十七年薨年五十

公以辛卯五月二十五日生于燕適孝懿公廉訪使命下孝懿喜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　河南高公撰家傳

公幼魁偉舉止異常九歲家四奴盜馬逸去已而俱歸失所盜物時法制未定盜咸當死孝懿怒將付有司公泣諫止之卒活此四人孝懿北上魏國夫人留居山中有豪奴兩人酗酒出惡言公曰是幼我也即械繫府獄杖之家人悉震慴無敢譁者公仁義之施見諸幼年者已如此家傳

年十九侍孝懿北覲入侍世祖潛藩上亦因其多智有威容議論宏深恩顧殊絕家傳

公於書嗜好尤篤雖食息之頃未嘗去手一日方讀孟

子聞急召因懷以進上問何書對曰孟子上問其說謂何公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爲對上善其說目爲廉孟子家傳

諸貴臣校射上前一貴臣顧公取三矢似欲授公公曰爾豈億我爲不能耶顧吾力弓差軟諸貴假以勁弓三發連中諸貴驚服曰眞文武全才有用書生家傳

上初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還自雲南卽命公爲宣撫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布戶

雜羌戎尤號難治公訪民瘼不憚設施摧擿奸强扶植

貧弱事無遺便少暇則延訪耆宿如魯齋許公雪齋姚公咸待以師友薦許公於潛邸充京兆提學俾教育人材爲根本計辟河南智仲可參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研究纖悉必歸於是而後已家傳

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其息爲劵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其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劵焚之後著之令家傳

國朝創制凡名爲士類者毋隸奴籍獨京兆多豪右廢格不行公至一如令有稍通章句者亦來徼倖其主啗慽勿置公哀其情出私錢贖之俾附儒籍家傳

民有其妻與卜者厭詛其夫置毒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宜減死卜者公並署伏法澍雨隨應家傳

歲丁巳憲宗以世祖嘗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入讒者言謂王府諸臣多擅權爲奸利事命其貴强相阿勒達爾以丞相行省事劉太平以參知政事佐之鉤校括索不遺餘力又取諸路酷吏分領其事復大開告訐虐焰㸃

悯公言關中宣撫一司某當身任佐屬受成事而已事竟卒無毫髮得自是河南關右諸司詔並停寢公還王府凡府屬漢人之在行省悉命公領之如古納言 家傳

歲己未憲宗方駐蹕合州而世祖已經渡大江取鄂城克之日命公入籍府庫公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一舉渡江宜令軍中應俘獲南儒並以官錢遣還家以廣異恩上嘉納之所還者五百餘人 家傳

憲宗訃至且聞河朔摘軍之擾敕諸軍守鄂公從世祖北還因陳大計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

刻期撫定暨今南伐率先取鄂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賢傑悉洽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上頗然之且命公前行審察事變公聞劉太平暨先朝大將和囉輝復至關右又念先帝經蜀嘗留大將琿塔噶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及征南諸將尚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主上英果因關右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上旣渡河悉以聞奏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

事情深然之家傳

憲宗南征留季弟額埒布格居守北庭及訃聞遣其用事臣托果斯徵兵河朔大肆凶暴眞定名士李槃嘗以莊聖太后命侍額埒布格講讀及托果斯至眞定怒槃不附已械繫之獄燕南諸路震駭無所控語公聞訪槃繫于獄言于上釋之民情大悅家傳

上欲賜塔齊爾王飲膳難其人公請行旣至王甚歡語及上渡江事公曰主上聖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論議已定大王位屬爲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

爲他人所先王大然之許以身任其事公還奏其言上曰如此大事卿輙言之何不畏愼耶對曰臣所讀書云時然後言臣語言之頃得其誠心故言家傳

歲庚申春上在開平諸王宗室相繼勸進上謙讓未許公以天時人事進言曰今額埒布格雖殿下母弟彼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有奸人俾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爲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雖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上良久曰汝等能叶心輔翼吾意已決促篆寶文一冶而成衆皆稱

賀翌日上登寶位傳家

時郢兵未遠公奏言宋嘗歷以天威彼已破膽或遣信使諭以息兵講好敕諸軍北歸則恩威並著上善其言乃遣使如宋傳家

趙貞弼還自關右奏言劉太平和囉輝已行尚書省獨收關中諸處錢穀名爲應援川蜀實欲據有其地與六盤相爲表裏其勢張甚又西川大帥耨埒一軍私屬與六盤密邇其副將奇塔特布哈親戚軍屬並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測又聞額埒布格已分遣心腹易置諸將又

散金帛分賚將吏大抵皆如公言上既即位以秦蜀地重非公莫可及分十道宣撫乃以關右四川併爲一道首命公爲宣撫使公受命馳赴太平和囉輝聞之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城中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膽落初三日公亦入城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時事新集人素懷公不數日官府初定頗知趣向後旬餘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庫庫楚遣我今琿塔噶已反公所遣使巳殺又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密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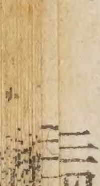
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各起軍馬來赴援又多遣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使盛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輝同時舉事公集僚佐議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爲今日事疑變生脫致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乃分遣萬戶劉哈瑪爾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和囉輝等具得逆黨與六盤要結狀又遣哈瑪爾誅密拉和卓于成都總帥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時關中無兵備公嘗厚遇總帥汪惟艮知其才可用又以汪府兵精併徵秦鞏平涼等處諸軍裨將之進討汪帥危疑

未即聽命公取金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辦吾事制符已馳奏矣又付銀萬五千兩以充犒賞又出庫帑爲軍衣汪大感激遂行公又摘蜀卒踐更及在家餘丁復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巴崇將之逆擊謂巴崇曰君所將烏合六盤兵精毋與爭鋒但張吾軍聲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家傳

公繫太平等于獄一日急報赦至臨潼公曰勅寇在邇太平等豈赦所原乃遣人逆止近郊絞太平等于獄尸諸通衢方出迎赦民心帖然公遣使自劾停閣赦恩徼

調諸軍擅帥惟艮等罪上深善之曰此卿輩讀書所說權宜是也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無拘常制坐失事機家傳

巴祟遣其子執送耨埒軍鄂囉官二人曰此曹已受琿塔噶重賞欲舉軍應募同行五十餘人已械繫乾州宜並誅戮以警餘軍兩人者自分必死公謂佐屬曰琿塔噶不能乘勢以東保無他慮今雖民心粗定衆心未一反側不安亂何由息彼皆諸軍將校彼軍見其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皆寬釋使恩出非望



必思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隷巴祟兩人者既得釋果
大喜過望切論其屬使出兵効力初巴祟既囚執諸校
北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使至知諸校安全且
聞兩人語人人感悅巴祟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
將與俱西公復謂巴祟曰聞君欲深入追襲慎無輕鬬
宜緩行追躡掎角此寇琿塔噶亦知公有備且據有六
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趣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林提兵
與琿塔噶軍合又遣奸人約結隴蜀將又使耨埒兄薩
敦者爲書招耨埒于是成都帥百嘉努與元帥蒙古岱

青居帥汪惟正奇徹等俱遣使來言人心疑危倉糧不繼恐南寇生心事或莫測公遣使申敕將吏曰公等皆勳業世冑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覬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將帥素憚公威名佩服忠藎感恩輯睦軍政帖然上即拜公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家傳

時朝議欲捐兩川退守興元公聞謂佐屬曰今四川已安糧餉已給忽出此議必遺後悔即遣使論奏朝廷是之家傳

初琿塔噶阿勒達爾既合兵而東我前軍失利河南大

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棄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哈坦及汪帥巴祟等軍合復與琿塔噶阿勒達爾大戰西涼我師大捷俘斬西軍畧盡得三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還悉分屯便近所至足餉而居者不擾事聞上大嘉之曰此真男子事遂進拜平章政事公時年三十矣家傳

公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無妄擄掠違者自本軍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科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民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

兆諸處無籍戶戍靈州屯田者以裕民力家傳

東川帥奇徹獲宋知資州張炳震與戎司統制王政兩人俱言母老咸願矜貸公乃遣還就爲書遺四川帥余玠大畧諭聖天子威德必能混一六合兼强弱異勢較如白黑彼方權臣用事猜忌勳舊終當瓦解玠得書感愧雖未即降自是亦謹疆界帖然自守而已家傳

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不軌者反形已具連引數百餘人公詳推之得首惡五人誅之餘並原釋家傳

詔大會諸王公馳驛入朝上已留公參政商挺馳使奏

曰向時琿塔噶之亂若非廉相關中安危未可知兼關中軍民他人難制惟廉相能得其心聞朝廷欲留人心驚疑皆不自安今關中最爲重地關中安則河南河北俱安所係利害不小乞早命公還鎮上不得已還公西省家傳

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導整入覲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浹其心當得死力清河元公撰神道碑

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關中兵亂凋瘵

已極歲賦不充尚堪此役奏入特復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夕大雨神道碑

時以額埒布格之變北事未寧恒有旨諭公與汪帥宜申敕將吏嚴整部伍及一切器備所摘新軍毋或散遣所部城池宜令深峻先是宋俘費寅以利口才捷仕國朝爲同知興元府事後坐法當死會赦出之公悉其人不用寅懷憾以北適李壇反山東寅乘間譖公聚兵完城當有他志上命中書右丞諸海代公行省且覆視所告事無一得詔公還朝公陛見言曰臣在京兆三年值

邊叛四起川隴未寧民心危疑事急星火臣隨宜所屬佐貳毋或柅止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請逮繫有司上撫御座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拜中書平章政事家傳

方逆璮未誅平章趙璧素忌公勳名倡言王文統一窮措大由廉某張易薦遂至大用今日豈得不坐一日夜半中使召公入從容道潛邸事良久及趙言公曰向行蹕駐鄂賈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聖諭謂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易進言山東有王文

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其必

固未識也上曰然朕亦記此家傳

公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紀㪇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

名實爲務凡前政踵習故弊者毋弛不張故當時翕然

致理文物典章粲然可考家傳

公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出守

逮今垂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

皆其皁隸僮使此皆古所無之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

始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家傳

丁太夫人憂公率族親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輒嘔血扶乃能起既葬苫塊廬墓所諸栢以居憂無例欲極力起公相與詣廬聞公號痛竟不忍言數月制奪哀起復家傳

至元二年分考山東黜陟官吏省併郡佐登能進賢擢忠扶弱物無遁情山東諸使皆震慴失次公徐諭以祖先創業之艱汝曹宜一力與國作成新政庶幾保有基緒取其尤不法者數人繫之舊以縣名戶不及者立約裁省轉易之地遠不踰五百里不兩月訖事召還家傳

公以舉選未立權令各路歲薦經明行修及長于吏治者各一人以備選擇家傳
有中貴傳旨朝堂某事當爾諸相欲從之公曰此小臣預政漸也事宜覆奏上是公言杖其人家傳
時阿哈瑪特寵眷日隆已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擊上命都省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公獨窮治其事阿哈瑪特竟得決杖遂罷所領還復有司家傳
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嘗以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對曰陛下聖

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治化而致雍熙慚
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及魏徵王曰忠臣
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用耳神道碑
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難制詔
王罷丞相政事待鞫王奏曰知天澤深者陛下也粵自
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其可屬大任因
使處茲相位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
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一人訟臣臣
亦入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

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神道碑）

有訟西川帥奇徹罪者上敕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尚爾遲回對曰奇徹大帥以一人之言被誅西川必駭遽之至此與論者庭對暴其罪于天下可也上曰其遣能者按問旣而卒無一實奇徹得免（神道碑）

王奏議上前讜論具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邸猶或容受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王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自不愛也

神道碑

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王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于大丹也上曰然卻之神道碑

上公命受戒國師公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家傳

始建御史臺外設諸道提刑按察使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迺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者此

胡能辨事公曰今立臺察不獨事遵古制蓋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君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權臣語塞家傳

回鶻官鼐智密鼎者用事先朝爲怨家所訴繫獄未幾詔釋大都見禁囚詔至公適在告堂判無公署至秋車駕還都怨家復訴上怒詔留守諸相詰之公令取堂判補署之日倘天威莫測豈可幸無巳署獨免也公進以前詔爲言上曰詔釋囚併釋鼐智密鼎豈亦有詔耶公

對曰不釋此囚臣亦未聞有詔上愈怒曰汝等號稱讀書此宜何罪公曰臣等備員宰相有罪當罷退上曰第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並罷政事實至元七年也當權奸柄用公家居教子讀書而憂國之心食息不忘聞一令之苛戚見顏間或一事裕民喜至忘寐一日公嘆曰陽豈可無陰亦無絕理也聖人進君子折小人盡入道爾家傳

上嘗問希憲居家何爲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爲阿哈瑪特譖曰日與妻

孥燕樂爾上色變曰希憲淸貧何從燕設神道碑
王疾大作上遣醫三人診視或言須砂糖作飲食時最
艱得王弟某求諸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
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
也上聞特賜三斤神道碑
先是以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瀋東人有言其不便
者十一年奏王病稍愈上命公往將行肩輿入辭賜坐
上曰昔我先朝卿先事知幾每啟朕以帝道及鄂渚班
師屢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自退託爾遼

霤戸不數萬正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齊爾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識朕此意神道碑

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縶富家誣其祖父嘗貸子錢執之使償無所于訴旦日持牒告王王即遣吏逮駙馬者其人怒乘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縶民其械縶之家禱請命國王亦爲之言稍寬之使待對一夕拔營遁去神道碑

達勒達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臣無爲王
起者使者還語其王王曰彼朝廷大臣無違禮也詔國
王歸國王獨行省事神道碑
朝廷發寶鈔市馬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
羨馬千三百王曰上之則類自衒其以馬依元直予他
郡他郡馬不入慮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神道碑
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原發民牛車載其所獲徵
求須索其費至鈔萬五千貫王燕公主從者怨食不及
王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王隨之曰主婿

縱獵原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且馳奏矣國婿愕
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
出鈔如數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
王師渡江急召王朝會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圖其地
形上之請曰荆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
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鎭之未足以綏新附徠
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使新附者感恩
忘苦未來者懷化効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降其
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事託卿卿當不辭

賜卿田以其入食留者馬五十匹以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荆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板授奏入制出神道碑

公冒暑兼程以進既至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比公止車已望拜塵中南人大駭先是政無綱紀士卒縱橫剽奪商販城門晝閉燈火禁嚴民心驚疑生意蕭索公即日開諭令各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請給不得輒出闗城四門毋得拘檢弛燈火之禁內外

帖然民始安枕 家傳

歸附之初故官咸懷驚疑陰有去志公下車議錄用宣撫制置兩司幕僚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公曰今天下一家皆大元臣子也君等勿疑擇可與論議者二十餘員訪逮物情隨材錄用人心感激懷服威惠不數月政化大行 家傳

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以珍玩重器動至數牀公至亦來謁見公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陞擢當念聖恩報効朝廷使此物盡諸公已財我取非義一或係官事同

盜竊若取於人不爲無罪愼勿爲此以蠹政害民公一無所受各官感激謝去家傳

有言南人立券鬻妻子者公聞蹙然曰人倫之壞一至此迺嚴爲條禁當相買賣者並坐沒入所直且卽罪有司立禁絕公號令一一行賞罰必信凡下條約所在奉行惟謹而不敢犯家傳

公暇日登城顧見城闉之外瀦水彌望公曰此宋扞敵下策當還之江流遂得陸地數百萬畝招諭富民隨力耕種約以三年後減半收租貧民趨之曾未期年已成

沃壤 家傳

初江陵沙市後降其倉儲不入官籍恣豪右私取公聞之曰此皆民力豈可徒資貪鄙迺令槩閱得米二十萬斛會公安民闕食公發廩賑賚全活益衆 家傳

王顧民粗安乃曰風教不可後也遂大興學且日親涖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與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 神道碑

王政化大行聲及四遠思播田楊二氏負固不下重慶趙定應堅守恥降皆遣使納款王謂二使曰歸語而主

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士矣奏上
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之
堅城勁士其仁政爲何如也實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
寧鄉諸城籍編民胥圍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神道碑

鎮遠溪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譯來至曰願奏
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妻子乎驅迫而來豈
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回神道碑

闕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發之上前其語

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荊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嘆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致此神道碑

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爲王祈福語及必額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神道碑

王疾日劇上聞卽命尚醫馳視十四年春僉樞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希憲沈痾何上卽召還荊南人聞王且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諭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槖

蕭然琴書自隨神道碑

五月公至上都館華嚴寺時太常卿田忠良領陰陽事一日來問疾公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罔遺火此居民常事今南人華此勿令妄談風水惑動上意未幾副樞張公易左丞張公文謙果與南人數輩廷辯徙置都邑二相力言不可上不懌而罷明日召太常質前所言忠良以公言對上曰希憲方大病念及此耶其議遂寢家傳

詔徵明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

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耆生懸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進其良劑能杖而起上喜召入聞卿比得良醫曰侯瘥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沈疾苟能戒謹誠如聖諭稍或肆惰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神道碑

會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乘軒論道時至治所必須執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效力生平深願時皇太子方聽政遣人諭王曰上命領

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爲公除之阿哈瑪特不利而止神道碑

安西王相商挺以博古名世嘗詔公宣蓄古器物以廣見聞公曰古玩無古于易與書者他尚何求家傳

時營繕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早事聖主備位宰相未嘗曲丐恩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耶請者愧止神道碑

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

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柄羣邪黨附誤國害民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屛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神道碑

王嘗戒子恂恪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安可逆必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事皆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使爲不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節乃爲不肖子所墜汝輩當深以爲警神道碑

公秉政中書凡六年當是時也朝廷清明海內乂安臺察百官日漸張舉家無滯事野無遺才權臣韜奸羣小斂畏故公常言君子小人勢猶水火必欲兼收並用以致堯舜之理者前未聞也及公去位奸臣滔天羣小附起天下靡然風俗大變彼雖外為狐媚求好而投間抵巇以相毒螫無所不至而公卒以直言正道至終其身不變家傳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大星隕于正寢之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薨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知

之者無不嗟傷咸曰良相逝矣蒼生何望上每追思之
曰當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 神道碑
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
子可謂名言 神道碑

左丞張忠宣公

公名文謙字仲謙順德沙河人歲丁未召居潛邸中
統元年拜中書左丞行大名宣撫司事至元改元行
省事于中興七年拜大司農卿十三年拜御史中丞
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

副使是歲薨年六十七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侍世祖于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野齊李公撰神道碑又某公撰先塋碑云公少時欲習簿書之事軍副府君召而責之公謝曰身漸長大無所効用仰衣食于父母心日不安故勉强爲此今當尊誨敢不敬從即捨誦讀之習專志儒學戊戌歲朝廷命試天下儒士公試文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之差

邢初分隸勳臣二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收類皆

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求需索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爲先容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救焚拯溺宜不可後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托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去貪暴剗除宿弊不朞月流亡者復益十倍于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神道碑

辛亥憲宗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

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神道碑

世祖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公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召卿矣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上新即位國家經費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傒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懽欣鼓舞恩見德化之盛神道碑

二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郎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神道碑

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郎總司財賦每事欲專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臣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中書不敢言天子將親涖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

遂塞神道碑

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士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千萬餘頃民至今賴之神道碑

三年還朝諸勢家告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能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

民必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神道碑

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詿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布哈溢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神道碑

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

立國子學詔以魯齋許公爲祭酒選貴冑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于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神道碑

阿哈瑪特當國搉民鐵鑄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創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神道碑

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盛恣爲不法

慮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神道碑

十四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寖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歷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神道碑

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神道碑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

一日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與太保劉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與劉公姚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兼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神道碑

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不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乎一時聞人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義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重農事及銓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

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閽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神道碑

世祖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

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嘗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神道碑

嘗觀于世祖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卽位文武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愊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筴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伐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

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百餘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于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

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于世微許公
朱子之書不著于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
于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
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歷象之授人時此出公
之所爲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其公之謂乎蜀郡虞公撰新塋記

臣劉鳳誥恭校



